

茄山河

散场之后的精彩

文 / 赵妃蓉

记得老早有一首叫《散场》的歌,虽然勿像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三月里的小雨》介出名,但是伊歌词中“多少次歌唱,唱出了希望;多少次散场,你忘记了忧伤……”所描绘的心情总是让我心动。

最近春暖花开,上海各个演出场所热闹猛得不得了,我不由得就想讲讲关于散场的话题。

勿一样的演出,散场辰光也是完全勿一样的。比如看一场话剧,因为一般来讲话剧是勿安排中场休息的,散场辰光大家往往会一边走出剧场一边交流观感,讨论剧本、舞美、演员表演等,有些剧本是按照小说改编的,我最近看的话剧《俗世奇人》就是迭个样子。伊是根据冯骥才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改编的,要捺伊搬到舞台成为一部话剧,难度

极高,编剧巧妙运用了类似于话剧《茶馆》的表现样态捺故事串联起来。为了前后统一,特意再创造了一个原来小说里呒没的人物——关二姐,掰点辣散场辰光引起大家热烈讨论,如果依对创作背景勿了解,光听听散场辰光大家的议论就可以学到交关物事。至于演员的表演,因为座位勿一样,大家的体验实际浪向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我感觉主角刘敏涛总体表现蛮好,但是有一个地方或许因为同时辣舞台浪向走动线,伊忘记台词了,有观众注意到了,也有观众完全呒没感觉,所以就有争论起来。依看看,散场辰光虽然喧闹,但是只要依竖起耳朵听,还是可以勿少收获的。

听交响音乐会一般会有中场休息,一些观众已经辣中场休息辰光交流过了,散场辰光大家容易沉浸辣安可曲里,勿少观众会

打着节拍边走边哼。因为散场前指挥一趟趟返场,大家对于掌声的热情已经消散得差勿多了,但安可曲的旋律好像还辣空气中回响,因为和大部头作品勿一样,安可曲曲是短小且大家比较熟悉的旋律。听着身边观众边哼着美好的曲调边走上回家的路,哪怕是冬天,都会感到一阵阵温暖,如果能再听到一些观众对乐团的评价和自己心里想的一样,就更加开心了。有辰光掰种彼此的认可还会延续,我就碰到过一趟,大家已经乘上地铁,有一个乐迷观众就坐辣我旁边,就见伊兴奋地掏出手机,按照木管乐器、铜管乐器等分别点评,扎劲得勿得了。

看戏曲演出,散场后,戏迷朋友们对角儿的热烈追捧更是让我心生感动。演出结束,幕布还没重新拉开,许多观众就涌到了舞台前,热烈呼唤角儿们的名字。随着幕布

重新拉开,现场的欢呼声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。往往还会有戏迷朋友高呼着角儿的名字送上大捧的鲜花,人群中又会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,迭个辰光大概是作为戏迷最幸福的辰光了。

至于大型演唱会,碰到歌手唱起大家熟悉的歌曲,通常全场会自发大合唱,一个晚上唱下来,作为观众也已经蛮辛苦了,所以演唱会散场的辰光,大家热烈讨论的程度要轻得多,但因为现场观众人数往往比其他演出多得多,身处于汹涌的人流中,自会别有一番滋味。

再精彩的演出也终有散场的辰光,只要依多留意,哪怕散场之后也会有交关精彩的细节,迭些辰光以后回想起来恰是人生中的闪光时刻,平凡而美好……

沪语中古语

灶披间

油面筋也有春天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北方话有“咋呼”一词,意思是虚张声势地大声吆喝;上海话中有个相近的词语叫做“噎吧”,也有写作“噎叭”“查巴”等的。1940年《中国语文》杂志上列出的上海话“噎吧”的释义为“饶舌”;2003年出版的《上海话流行语》对该词的注释是:“说话嗓门大,咋呼;旧时已有使用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很流行”;总之就是话多声大、让人生厌。如果说:“噎吧个人勿讨人欢喜”,意思是话多声大者不招人待见;说:“事体还呒没搞定,依勿要噎吧”,意思是事情尚未有着落不要到处宣扬;上海人还有直接简用为“噎”一个字的:“伊噎得勿得了”,意即此人声线高、好咋呼。此外,上海熟语中还把爱大声喧哗的行为称作“噎吧腔”,把捕风捉影乱讲一通称作“瞎噎吧”,把让人收声闭嘴讲作“勒噎吧”。

不知道“噎”和“查”字曾否同源,除去后加的义符“口”字旁,“查”字很早就用来形容行为举止过于随便、放纵悖礼、失之端庄的样子,这和上海人口中“噎吧”所指的对象十分神似。唐代《封氏闻见记》专有“查谈”一章,云:“近代流俗,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,又有数百种语,自相通解,谓之查谈,大抵近猥僻”。据说六朝隋唐时期,“查”这个字很是流行,形容言语放浪不

止“查谈”一说,还可以称作“查语”。唐代《酉阳杂俎·续集卷四》中写道:“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”,说的就是那个“愿付尸一观”的郑涉,常有怪诞、荒唐的话语;同时代的《文镜秘府论》中写道:“调笑叉语,似谑似讪,滑稽皆为诗赘,偏入嘲咏,时或有之,岂足为文章乎!”其中的“叉语”即是“查语”的不同写法。

另外,唐代王梵志撰写的敦煌本《王梵志诗集》中还有“查郎”的说法:“查郎孺子生惭愧,诸州游客忆家乡”;敦煌学专家项楚对此注曰:“查郎,放浪子弟;查郎乃当时习语。”能生出这许多相关词语来,足见当年“查”字传用甚广,颇受追捧。

时至今日,“查谈”“查语”“查郎”等词在网络汉语词典中依然可以找到,虽说释义有所不同,其中的“查”却都标注为zhā,和上海人说的“噎吧”还是能联系得上的。“查”的另一个更常用的读音是chá,所以有时也被写成了“叉”,譬如上述的“叉语”。20世纪初的《当涂县志》中说:“妇人多言谓之叉”;1974年出版的小说《春潮急》中也有“你还要叉巴”的句式,作者对“叉巴”的注释是:“敞口乱说话”。

此外,还能看到“哆吧”的写法:1934年的《乐山县志》中写道:“多言曰哆(原注:音差)吧”。它们与上海话中的“噎吧”音近义似,应该是同来源的不同分支。

网上有交关烧小菜视频,顶欢喜两个男人做的内容,一个是勿欢喜讲闲话的黄先生,伊勿是厨师,不过,视频里的内容是伊天天为屋里向人烧早饭,镜头里,伊基本浪一言勿发,掰天,烧的是鲜虾锅贴,热气腾腾端上台子后,每日照式照样的动作:两只手对握,轻轻搓一搓,略带一点点难为情,笑一笑,朝后退一步。哎,成年人最难得的是怕难为情啊。掰天的亮点勿是锅贴,是台子上勿经意却是熟门熟路的温馨:伊先是揀了一只鲜虾锅贴摆到太太的碟子里,然后自家再揀一只,开吃。晓得了哉?美好的勿仅仅是食物,是一份笃笃定定的日脚。

另外一个讲一口洋泾浜中国闲话的法国厨师。掰天,伊烧的是一台子春天日脚的时令小菜:葱油蚕豆、腌笃鲜、小豌豆饭,还有一碗是交关接地气的油面筋塞肉。对于交关中国人来讲,油面筋塞肉是一种家常。从前上班辰光,屋里、单位一地鸡毛,弄得人心急慌忙,买菜烧饭是苦差事。办公室里有过来人就教只窍开,准备几捆百叶包肉(一只只包好,码整齐,用绵线扎成捆,煮熟),或者烧一大碗油面筋塞肉,下班晚了,简单烧只汤,加两只蔬菜,揀几只油面筋塞肉焗辣菜里,或者是拿几只百叶包放汤,就是一顿有荤有素的夜饭了。迭种菜无所谓好吃勿好吃,只勿过是忙天忙地之余饭台子浪的一份薄薄的底气。

既如此,今朝就来一碗春天里的红烧油面筋塞肉。

油面筋要用无锡的,因为吃起来筋道有质感。肉要夹夹心或者是梅花肉,叫人用摇肉机摇一摇,或者干脆自家回去慢慢斩。应个春天

景,加根春笋,水里焯一焯,斩成末,混辣肉酱里,加料酒、生抽、盐、糖、葱花,一道顺一个方向搅半个钟头左右;用筷子或者直接用手指辣油面筋浪戳只洞,肉塞进去,用勿着塞满,一半就好,现在肉勿稀奇,吃饱汁水的油面筋更有味道。

拿塞好肉的油面筋摆镬子里,加生抽、老抽少许(最近喜欢用秘制

红烧汁代替老抽,颜色更加红亮一点),加水适量,最后,摆一小把碎的黄冰糖(像煞迭个是迭道菜的魂灵头),盖好镬盖大火烧开,转中火烧一刻钟左右就好。人勿要走开,看牢镬子,有糖和酱油的菜容易搭底。至于一次烧多少?看情况,少了,就是春天里的一次偶遇;多了,因冰箱,后头还有长长的热天。

再添小毛头

夫妻两头头,三十刚出头。结婚八年头,大宝六岁头。两人勾指头,再养小毛头。

长辈碰了头,支持添人头。大宝来劲头,开心起蓬头。添个光郎头,一道翻跟头。添个囡囡头,帮伊梳梳头。夫妻笑点头,真是好兆头。两个小鬼头,闹猛有奔头。

老里早

八仙桌的来世今生

文 / 应佳如

依家屋里向是勿是有张八仙桌?记得上世纪上海石库门房子里,除脱灶披间搭仔亭子间因为面积实在太小放勿落,一般人家会辣屋里放一张八仙桌。有杂木的,也有红木的,台面四四方方,每边侧面倚有一只小抽屉,可以放点钥匙、硬币、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物事。考考点的人家,桌脚踏仔台面连接的地方还有镂空雕花的花纹,放辣房间里交关气派。

迭种方桌比较宽大,每边可以坐两个人,四面坐满可以坐八个人,故称八仙桌。主、客、长、幼均有序,长者或主人座位朝南,右侧为尊,左侧为辅,小辈坐在下横头。每每就餐,一家人围坐,边吃边谈,交关温馨。记得逢年过节来了亲戚,阿拉掰点“小八腊子”就呒没资格坐

到八仙桌浪了,只能用勿成套的菜碗,端一只小板凳,另开一桌。阿拉心里难免勿开心,只盼望着快快长大,到辰光就可以坐上八仙桌,一本正经“吃席”了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为了改善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三代人挤一室的窘境,上海建起了好多楼房,阿拉屋里也同一门多户说“拜拜”,住上了煤卫独用的新公房。房子大了,房间也多了,就需要配家具,虽然买了成套的新家具,但如果屋里有老人,掰张八仙桌是万万舍不得丢掉的,于是便关照搬家公司的师傅,“当心点,老家什碰不起呀”,八仙桌便也“光荣”地进了新居。

掰辰光的设计师如精算师般,把新房子的大门做得候分刻数,宽度正好可以让八仙桌搬进去,拿伊摆辣客厅里,台面浪配一方玻璃,虽然搭仔其他家具有点不协调,但掰张八仙桌值老价钿了,小辈也就忍忍算了。

时光荏苒,廿几年过去了,时代变化,迭代更新。交关人家想卖脱住久了的小套公房,搬进更宽敞的高层公寓或者小别墅,掰张八仙桌倒成了令人头疼的“鸡肋”。搬到新居么,搭仔新买的成套家具不配套,卖给旧货商么,行情已下落到廿几年前的五分之一了,有点勿舍得。

“掰张八仙桌是阿拉屋里老一辈的传家宝,绝代剩品,讲勿定哪一年就成古董了呢”,长辈们如是说,“反正新房子地方大,放辣储物间里当隔板用也好”。可是问题接踵而来,哪能搬出去呢?原来的公房两次装修

后加了木门套,门框变窄了,八仙桌现在断断出不了门,从窗户吊下去也不行,现在都用塑钢窗,开面只有半张桌面大,哪能办?真够愁人的。

但天无绝人之路,这八仙桌是榫卯结构,不用一根钉子的。搬家时,请的搬家公司正巧有一位“懂经”的师傅,只见他拿出一把特制的橡皮榔头,沿桌面下的角落落,敲敲拍拍,榫头一松,台面就下来了,八仙桌拆成一张薄薄的台面和四条桌腿,顺顺利利搬出门。这张八仙桌便再次乘上搬家车,驶向更大的新居。

道出了八仙桌的今世,掰张为一家数代人服务多年的八仙桌,象征家庭团聚之物,来世会如何?啥人又能讲得清呢?